

## 乡愁的滋味

■ 欧彦汐

中秋前夕,我的邻居给了我一盒广式莲蓉月饼,说是千里之外的外婆给她寄的。从广东远嫁而来的她,每逢佳节倍思亲。她说这月饼,是乡愁的滋味。

也许,距离才是丈量乡愁的关键。我现在工作和生活的地方,距离老家的村庄不过半小时车程。这些年来,随着外婆离世,老家整村搬迁,乡镇撤并,我对家乡的感觉,就如对待月饼一样,即便中秋在即,心中也再难有涟漪。

虽然我不懂乡愁是何滋味,但此刻,望着做工精致的广式月饼,我突然想到,老家的老月饼咸香油润,如今那家店已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店。我决定去买一盒,给我的广东邻居尝尝。

记忆中老家门口有一条土路,沿着土路拐一个弯一直往北,过一条马路,能看到一座高桥,桥的那一边就是“街上”。小时候,那座高桥,好像和外面的世界保持着单线联系,其余的土

路,只通向另一条更加尘土飞扬的小道。

现在,我的车停在一条柏油马路上,记忆里的地图失效了。我找不到一个锚定的坐标,也找不到那座高桥。我一个电话打给了发小,他在电话里笑着问我,有多久没有回来看看了?我沉默着,的确想不起来上一次回来是什么时候。他告诉我,现在我看到的那一排厂房,差不多是我们以前的村西头;后面宽阔的四车道,差不多横穿整个以前的村子;要找那座高桥,还要一直往北开。

我四下环顾,想从发小的描述里找到一丝从前的痕迹,但没有成功,我兴致索然地挂了电话。天气预报说台风要来,黄昏时刻的天空突然变得红彤彤的,像要下雨。

记得儿时下雨,雨篷打在瓦上,我和发小挤在屋檐下,用手去接雨滴,脑瓜子里在想,怎样偷拿家里的脚盆,趁雨不大去村

头的小河捞菱角。

滴滴答答的雨,落在车子挡风玻璃上。我开启雨刮器,回忆就像似有似无的飞絮,也被它一起刮走了……

终于到高桥面前。我惊讶地发现,它和我记忆里的桥完全不一样了,它如此矮小,两边扶栏显得如此单薄。而桥边上竖起的红绿灯,却显示它仍然是重要的交通枢纽。我从桥上缓缓开过,不大的车子,却让记忆里热闹非凡的桥和街,变得如此局促。在我此刻的心里,它仿佛仅仅指引着一条平行于老家的路,已经永远不会与思念相交。

我终于找到了那家网红月饼店,店里很热闹。操着一口标准普通话的营业员对我说:今天刚出炉的月饼都订完了。我压低声音强调说,我是本村人,有没有藏起来的给我一盒?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,说可以去城里的步行街,他们家的分店或许还有。

兜兜转转,我又回到了城里,

来到了热闹的步行街。我惊讶地看到,分店的门头更加大气,与时髦的步行街相得益彰。生意太好,我还是没赶上现烤的月饼,买月饼的兴致也彻底消失了。

雨稀稀落落的并没有大起来,也许这里离台风的中心太远吧。步行街上霓虹的灯光,散乱地倒映在虹桥河上。渐暗的天色里,依稀还能看出云脚的迁徙。我有些失落,好像有某种思绪倔强地在我心里流连。

我四岁就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外婆,离开了老家的村庄,来城里读书。我总以为,思念早已像那个不再歌唱的音乐盒,不曾想,它只是没有拧紧发条。我突然莫名地感受到一种奇怪的、客居他乡的倦怠,就像波涛间低徊的海鸟,怎么也找不到落脚的崖岸。

我望着虹桥河中忽明忽灭的灯光,嘴里没有月饼的甜香,却和我的邻居一样,有一股乡愁的滋味涌了上来。

## 小长假小记

■ 周亚定

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,一向晚上不想早睡、早晨不愿早起的我不知怎的,竟在五点多钟就醒了过来,醒后再无睡意,便一骨碌起床,背起双肩包上街买菜。东方尚未破晓,路上行人稀少,不远处几只大公鸡很负责任地在那里打鸣司晨,让这个小长假的第一个清晨显得愈加静谧。

今天本是离开澄迈回宜兴的日子,气象预报发布权威消息,今年第13号台风“贝碧嘉”9月15日夜到16日早晨在浙江到上海一带沿海登陆。昨晚8点才得到航班取消的消息,再次印证了我之前的担心。之所以说是“再次”,是因为这是台风“摩羯”过后我回程的航班再一次被取消,我从未遇到过在短时间内两次改签的事。

航班取消,说是天意留人也好,说是苍天弄人也要,皆为上天所赐,还有什么好说的呢?

既然一时回不去,就得安下心来,不仅要安下心来,还得让心情变得好起来。让心情变得好起来,就得学会自我调节。这

不,一大早上街买几样蔬菜,不得不说,产自本地的蔬菜真的很好吃,还有那价廉物美的热带水果,老天让我留下来,就是想让我多吃点好吃的;海南气温不高,秋风不燥,远比宜兴要凉爽许多,想想连日来宜兴“秋老虎”盘踞,高温不退,我在这里免费享受清凉,那可是只赚不赔的买卖;假若今日航班不取消,飞抵杭州上空说不定正赶上台风登陆的当口,航班取消了,无需为能否安全着陆而忐忑不安;中秋无非图个团圆,家中无老人,孩子又不在于身边,夫妻俩在哪家就在哪,夫妻俩在一起的日子就是团圆的日子……照这般说来,晚回去一两天,又算得了什么呢?

“摩羯”过后的澄迈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,人们该喝茶喝茶,该干嘛干嘛。掐指算来,我到海南已近四周,其间没有驾过汽车,没进过餐馆,没离开过城区半步,这返璞归真的慢生活,或许就是退休生活本该有的样子。

## 质朴无华佐百餐

■ 冯元隽

今夏似乎特别长,高温之下,我的胃口差了许多。有天从一家超市购得一盒切得精细且鲜嫩的咸菜,午饭时分,一大盆毛豆肉丝炒咸菜便闪亮登上了我家的餐桌。这道菜的鲜香立刻唤醒了我的味蕾,它的咸让人开胃、它的鲜仿佛让人暂时忘却了烦闷,就着米饭让我吃得有滋有味。

从古代的皇室贵族到现代的普通百姓,咸菜都是人们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佳品。西晋的张翰见到秋风起便想起了“鲈鱼堪脍”,秋分前,我也不由地要赞美从夏吃到秋、不雅不俗、质朴无华

的下饭佳肴——咸菜。

其实,如今的咸菜是“得百日锤炼,以多种厨艺、配各色作料,始和百餐相伴”。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,咸菜被我们这儿农村的人称作“炖菜”,顾名思义,也就是被简单地放入饭锅内炖熟的咸菜,既无配料也无多少油料,但这样的“炖菜”却陪伴人们走过了无数的春夏秋冬。

记得小时候,人们在小雪时节便买来大批价格低廉的白菜和雪里蕻,铺了一地要晒干腌制的棵棵小菜,就好比是晒菜人的孩儿,被紧紧地看住,让人们向往着

出瓮咸菜的可爱模样,既好吃又可节省餐桌上开销的待制咸菜,仿佛变得非常神圣。我家也准备了许多这样的咸菜待制品。母亲洗净一只大陶缸,在昏暗的油灯下,把晒干的菜一层层地在缸内码好,均匀地撒上白花花的大粒于盐,我哥便赤脚跳入缸内,用力把菜踏扁,踏紧实。整个腌菜过程好比是在实施一个大项目,结束完美腌制前,母亲还仔细地把洗净干净的几大块黄石压在菜上,旨在把干菜压出水变鲜嫩,返璞归真。

瓮中独看秋夜长,今朝方显

真颜色。冬天飘第一场雪时,人们的餐桌上便有了让人心安、让人大口品尝的鲜香咸菜了。第二年春天,母亲又勤劳地把吃剩的半缸咸菜在滚水中稍煮,再挂在竹竿上晒干,别具风韵的梅干菜便制成了。接下来,母亲会买少许猪肉,配上梅干菜烹煮,当厨房中弥漫着令人垂涎欲滴的香味时,我被迫不待地掀开锅盖偷尝一大口久享盛名的梅菜肉!

咸菜以其朴实的本质,在历史长河中扮演了餐桌上的下饭神器,成了人们喜爱的醇香实惠的菜肴。

## 九月赞歌

■ 刘开栋

一  
雏菊在路边  
把花开成秋天的琴键  
凉风起  
摇摆的身姿谱曲成歌  
它们把热情  
团团张开如烈火的红  
如枯叶蝶的金黄  
那是秋的舞裙  
九月的乐章  
渐次拉开序幕

二  
蝉鸣渐息  
盛夏的歌唱家  
落幕以后  
蟋蟀、蝈蝈、纺织娘  
接续在金风里鸣唱  
它们唱芳草萋萋  
唱月满花香  
唱稻穗结满枝头  
高远的天幕  
星星在夜晚睁开眼睛

三  
天高,云淡,风轻  
渐次褪去暑热的九月  
就有这样的魔力  
风撩开秋的面纱  
月桂把细密如金沙的小花  
当成戴在枝头的发钗  
柳叶片片地落  
舞成黄蝶翩跹的羽翅  
湖水吹皱  
映着白帆、青松、黄榕的画  
荡起折叠重影

## 解佩令·观市作协甲辰中秋晚会

■ 邵湘君

月晖琼宇,风摇碧树。看瀛洲、文友欢聚。朗诵诗歌,戏韵起,舞姿曼处。难收也、中秋情趣。

楼台织锦,灯笼笑语,叹声声、良辰如许。佳节团圆,共婵娟、谁能抗拒?愿年年、子期相遇。

## 插夜钓

■ 卢兆盛

说起自己钓鱼的经历,最带劲的莫过于小时候在老家小河里插夜钓。

我的老家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,一条清澈的小河从村前蜿蜒流过。儿时,小河里鱼虾特别多。春夏时节,只要天气晴朗,随时都可以看见一群群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;下河游泳,时不时还会与游鱼来个“亲密接触”呢。

十一二岁时,我便学会了钓鱼。不过,钓鱼时间不是白天,而是晚上,且不需守着钓竿,只是傍晚时将钓竿插入河岸泥坎,次日早上再去取鱼和钓竿。老家人将这种钓鱼方式称为“插夜钓”。

要钓鱼,首先必须制作钓竿。那时,不像现在,没钓竿卖,即便有,也没钱买。

钓竿的制作方法很简单。先到村后山上砍回一些手指粗的小竹子,削去枝叶及末梢,然后将买回的鱼线和鱼钩系好,将鱼线一头的钩子穿入竹筒,一根简陋而耐用的钓竿便制作好了。

若当晚要插夜钓,下午放学后回来,第一件事便是去挖用作钓饵的蚯蚓。挖蚯蚓也有些讲究。一般来说,肉红色的蚯蚓最好,韧

性比较强;黑色的蚯蚓容易断裂、脱钩。

每年开春后,惊蛰一过,天气渐渐暖和起来。小河里蛰伏了一个冬天的鱼儿们,终于从潜藏处出来了。从这个时候开始,到立秋前这半年时间,小河里的鱼最多、最活跃;尤其是一到初夏,恰逢梅雨季节,时雨时晴,非常闷热,鱼咬钩最为频繁。

插夜钓的地方,通常选择在水势比较平缓的河段;而有小溪或小渠水流注入之处,聚集的鱼会更多,最适宜插钓竿。

常常,插完钓竿,沿路返回时,惊喜便会不请自来——总有那么几根直挺的钓竿突然变得弯曲,且不停地颤抖着,原来,鱼上钩了!

为及时补充鱼饵,每次去插钓竿时,还得随身带着蚯蚓。

次日清晨取鱼时最为开心。看着那些被钓着的鱼蹦跳个不停,心里就乐开了花。每一次插夜钓都会收获满满,几十根钓竿,总会钓到几斤鱼,而尤以鲢鱼居多。

插夜钓,最担心的事情,便是已经钓着的鱼突然脱钩而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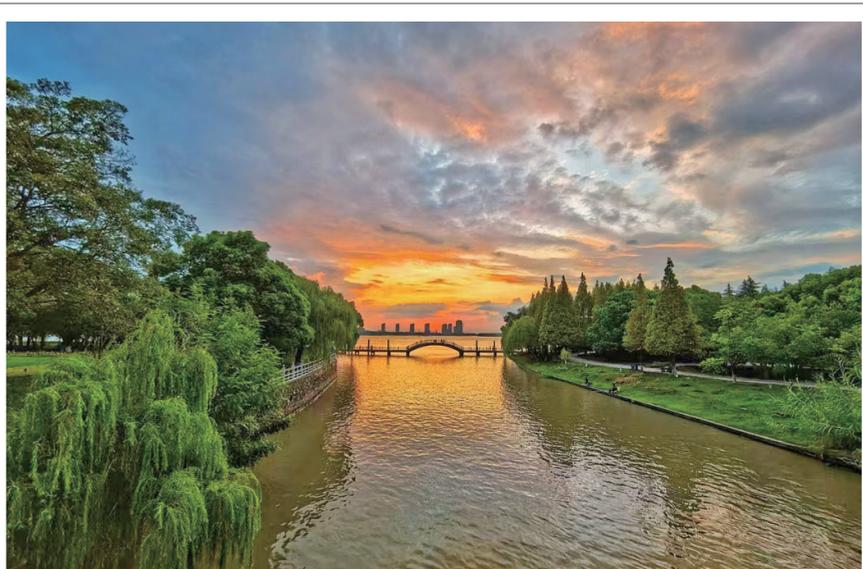
那年仲春,一天早上去取鱼,

一根钓竿钓着了一条估摸一斤多重的鲢鱼,但鱼线却被河里的丝草紧紧地缠着。我既兴奋又紧张,忙活了一阵,却因水太深,无法拔掉那些丝草,又没带捞网,结果,这条将要到手的鲢鱼,最后还是挣脱鱼钩逃走了。这次失手,让我郁闷了好些天。此后,我汲取教训,每次去取鱼,都会带上捞网。

有时,河里的水蛇也会咬钩。一天取鱼时,发现最后一根钓竿的末端沉入了水里,以为钓着了一条大鱼,可提起钓竿一看,钓着的竟然是一条一米多长的水蛇。尽管它已经死了,但我仍被吓得浑身发抖,慌忙将钓竿和蛇一起扔进河里,撒腿便跑。

插夜钓,给我的少年时代带来了不少乐趣,也大大改善了家里平时难得开荤的生活。可惜好景不长,因后来一些贪婪之徒长期疯狂电鱼、炸鱼,过度捕捞,小河里的鱼越来越少了。而我上高中后就极少插夜钓,暑假里偶尔插过几次,却几乎都是空手而归,令我沮丧至极……

好在老家的小河现已实行禁捕,相信要不了多久,它一定会重现儿时游鱼如织的美好时光……



瑶台风露秋

陈玉良 摄